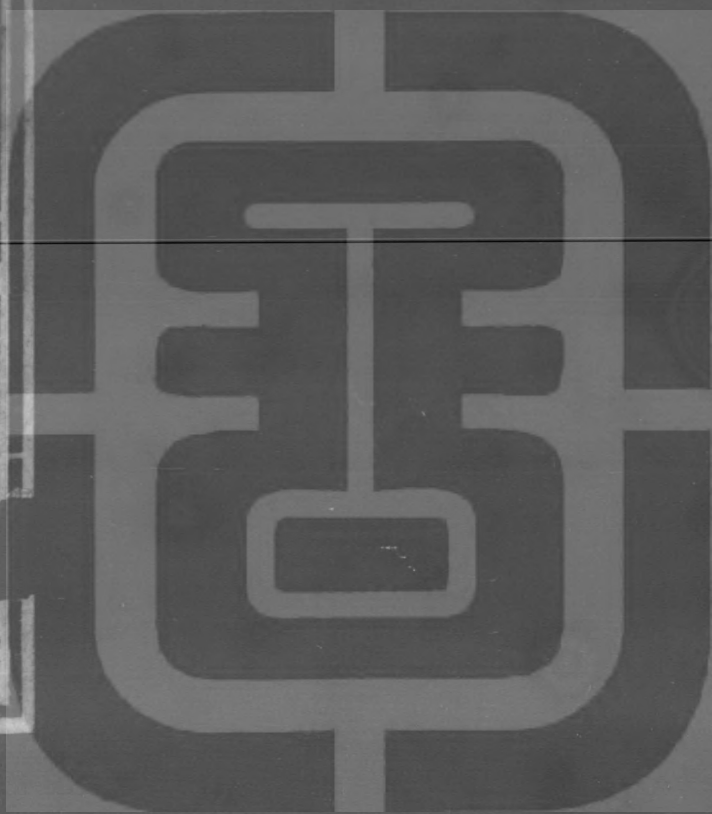


五代史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勅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



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

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泐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

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交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遮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



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

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



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表一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

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颺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開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



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  
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

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  
守敬傳宋令詢李遐張彥超附

昭業見於  
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  
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  
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  
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  
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  
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

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  
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  
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  
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  
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  
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  
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  
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  
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  
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爲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

鄴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鄴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吳巖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舍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



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巒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剗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

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



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  
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巴所以興兵  
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  
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  
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  
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  
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  
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  
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

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  
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  
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  
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  
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  
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  
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  
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  
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  
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將  
自歸于天子



與元行欽走  
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  
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  
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  
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  
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  
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  
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  
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  
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

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  
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  
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  
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  
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  
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  
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  
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  
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  
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



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

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爲淄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號



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爲也巳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没于虜云

王清字大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

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

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特



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

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

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于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  
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  
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  
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  
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  
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  
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

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  
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  
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  
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  
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  
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  
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  
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  
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



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弃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碁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

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



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  
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  
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  
曰內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  
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  
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  
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  
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  
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

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  
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  
壽終於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  
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  
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  
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  
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  
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穀  
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



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閭闊一丈二尺烏頭二

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人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  
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  
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  
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  
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  
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  
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  
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



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冢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

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獍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



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始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

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於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



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於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弃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



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揚行密大敗于泚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元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

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展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



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  
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  
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  
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  
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  
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  
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  
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  
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  
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

屬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  
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爲  
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  
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  
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  
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  
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  
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



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

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



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佹佹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獻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



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爲傳云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

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



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

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



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箠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

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之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姦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



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傳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傳還京師繼傳悉取繼韜妓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傳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

子繼能坐笞殺其母王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忻隸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



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  
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  
丹人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  
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  
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  
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  
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  
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  
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

關以址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  
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  
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  
黃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  
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  
由是交惡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  
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  
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兵敗亡太祖子落  
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



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  
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  
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  
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  
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  
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  
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  
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  
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

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  
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  
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  
圍太原沙陀將無宄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  
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宄者待爾肉  
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關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  
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  
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二千爲衛裒衣大蓋  
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  
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以待



揆聞揆見執皆弃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  
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  
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  
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  
絳州濬建皆走存孝後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  
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  
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  
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  
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邠州留後是時晉軍連  
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

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  
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  
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  
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  
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掘  
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  
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侯斬成且留兵去諸將  
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  
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  
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



五代史卷三十六  
主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醜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磁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



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末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

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栢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拒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十一  
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  
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疑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  
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  
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  
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亦自矜因顧存賢曰爾  
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  
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  
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  
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



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  
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  
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  
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  
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  
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  
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徃徃能  
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

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  
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  
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  
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  
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  
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  
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  
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  
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  
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



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

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柰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



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

驚恐莊宗問所以穰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第存又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又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



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  
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  
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  
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  
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  
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  
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  
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

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  
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王館陶鄴都巡檢使孫  
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  
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  
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  
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  
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  
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  
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  
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



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又崇  
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  
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  
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  
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  
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  
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  
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  
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  
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  
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于絳  
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  
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  
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  
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



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

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



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  
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  
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  
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  
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  
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  
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  
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  
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  
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  
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  
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  
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  
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  
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  
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  
老奴夫有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  
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攻之養子昭宗時爲



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措去衍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

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



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

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窟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



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官者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萬曆四年刊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  
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  
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  
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  
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



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  
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  
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  
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  
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  
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  
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  
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  
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  
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

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第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  
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  
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  
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  
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  
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  
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  
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



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為書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傳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柰何判官周式辯士也

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



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  
卽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  
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  
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  
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  
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  
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  
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  
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  
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

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  
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鎔尤驕於富  
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  
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  
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  
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  
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  
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  
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  
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



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

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祕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



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  
 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  
 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眾中出應曰我  
 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  
 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  
 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  
 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  
 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  
 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  
 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

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  
 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  
 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  
 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  
 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  
 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  
 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  
 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  
 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  
 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



五代史卷之六  
六  
敗燕兵於老鵝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

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



五代史三十九  
七  
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  
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  
大喜乃急歸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  
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  
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  
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  
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  
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  
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  
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

用兵願伐木安陽洪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  
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  
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  
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  
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  
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  
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  
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  
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



爲祕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卽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爲留後卽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和卽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



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闡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

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郃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



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碕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

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



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

曰此繼陶也六詔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具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揚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



五代史三十九  
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

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謂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



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  
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  
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  
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  
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  
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  
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  
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  
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堊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

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  
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  
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川藥冀可不死令  
燕人用堊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  
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  
蒸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  
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  
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  
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于盧  
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



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  
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  
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之守文將  
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  
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堊土  
馬相食其鬃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麩號宰殺務日  
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  
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唱其  
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

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  
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  
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  
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  
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  
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  
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  
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  
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  
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



光益以爲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  
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  
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  
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  
閣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  
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  
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  
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  
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  
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

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  
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  
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  
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爲左右相晉遣  
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  
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  
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  
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  
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  
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



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  
作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  
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  
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  
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  
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悉人之危乎遣人以  
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  
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  
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  
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

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  
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  
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  
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  
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  
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  
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  
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  
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  
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小喜瞋目曰囚父弒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



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

而難於後悔佗曰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單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叅軍賜死



五代史四十一  
二  
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  
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  
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  
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肅昭度李  
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  
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  
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鄆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  
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  
欲庇之以爲德而與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  
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

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  
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  
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單王拒之單王至三  
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  
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  
昭宗爲宦者所廢旣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  
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  
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  
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



五代史四十一  
三  
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  
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  
人屎煮戶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  
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  
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  
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  
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  
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  
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  
梁約和斬韜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

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  
矣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疆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  
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  
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  
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  
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  
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  
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巴二十  
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



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  
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曦爲人柔而  
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  
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  
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  
納從曦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  
重厚嘗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  
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  
天平從曦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

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曦  
廢帝入立復以從曦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  
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  
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  
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  
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  
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  
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問里問其疾苦建  
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



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  
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  
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  
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  
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  
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  
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  
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常昭度李  
綏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  
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

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  
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  
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  
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僭疆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  
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  
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  
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  
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  
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  
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



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

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象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歎歎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卽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



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卽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崛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

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巢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梁卽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



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

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卽以爲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平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卽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卽以



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耻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

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求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心羨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爲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



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彦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

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諲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虜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



帝時諂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  
勝軍爲靜勝軍卽以諂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  
昭圖諂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  
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諂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  
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  
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諂悉取之遂傳  
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  
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諂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  
宗滅梁諂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  
言之莊宗待諂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諂曰此劫  
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  
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  
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備之主雖有  
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  
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  
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諂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  
代之君徃徃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  
諂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歛  
將葬開棺示人旣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



陵妾其意丁寧功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  
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  
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劔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  
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  
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群盜  
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  
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  
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  
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劔擊木三斬  
之曰不從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  
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



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待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沿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

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防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



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尅悍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

兵救洪汭戰敗溺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光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誣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誣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誣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誣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誣功多德



諍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太祖攻兖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收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兖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弒昭宗將謀代唐

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吞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虜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賊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於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賊鹽爲盜父抵法死  
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  
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  
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  
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  
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  
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于宣宣與其弟瑾以充



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  
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  
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  
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北敵彊晉宣  
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  
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流俗以宣瑾兄弟  
於名加王者非也瑾宣  
從父弟也從宜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大志兗州節  
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  
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  
後僖宗卽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

汴州梁太祖賁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  
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  
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  
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  
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  
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  
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  
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  
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  
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



五  
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  
已破宣乃急趨交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  
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  
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溘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  
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

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彊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  
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旣而知訓以  
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  
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  
入而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  
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  
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  
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  
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



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爲平盧軍一才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

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



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

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玉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卽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讎人猶在朝



五介身四十二  
五  
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阬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徃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

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克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



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  
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  
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  
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  
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  
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  
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沅河乃歸太原李克  
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順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  
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  
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

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  
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  
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  
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  
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  
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  
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  
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  
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  
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



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頌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頌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頌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頌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頌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頌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葵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積以來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脩爲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充鄆



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鎔以攻晉鎔詐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醪而卒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

遷爲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



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琪瑤亦西  
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  
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  
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琪瑤連兵攻珂河中  
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於  
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  
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陝州琪爲人慘刻嘗斬人  
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琪戰敗  
殺琪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  
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

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  
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  
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綱  
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  
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爲  
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  
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  
安王室今朱公弃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  
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  
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



珂夜登城諭守陴者比杲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  
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  
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  
必爭舟一夫鳴張大事卽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  
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歛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  
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卽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  
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  
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  
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  
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

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  
迎於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  
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  
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  
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  
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  
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  
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  
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  
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



五  
十一  
贛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  
胸贛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贛開門迎降  
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  
各爲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  
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贛以憂卒贈  
太子太師

趙雙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雙幼與群兒戲道  
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  
叔文兒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箭爲人  
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

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雙引兵擊  
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  
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雙爲刺史以自保  
忠武軍表雙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雙語將吏曰以  
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  
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  
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羽爲將巢敗果東走  
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  
被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  
衆圍雙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雙語其



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築柵城北三里爲八僊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羽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犍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犍兄弟迎謁馬首拜恭然犍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拳心屈迹爲自託之以梁援已恩爲太祖立生祠朝拜

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犍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犍節度使犍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爲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爲之罷市犍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



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揚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

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揚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此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



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  
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  
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  
揚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  
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  
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鎰使人告梁曰臣已  
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  
以爲然嚴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  
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  
建國樓以問群臣群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

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  
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  
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許州溫韜尤  
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  
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  
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  
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  
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禍小人之求非福者



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  
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  
族卒與梁俱滅也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  
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  
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  
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  
知公兵多民懼慮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  
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正定喜以爲然  
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存

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  
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  
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  
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  
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  
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  
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  
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  
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



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早有蝗則飛  
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  
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終



